



荷兰和“荷兰二队”一平一负 科曼和恩师都不开心

羊城晚报记者 刘毅

库拉索以1比7惨败于德国，打出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最大的比分。很多球迷都在谈论首次参加世界杯的库拉索，这是荷兰王国的自治领。库拉索和荷兰的关系或多或少有点像北爱尔兰和英格兰的关系，都有国际足联旗下的足协，都可以参加世界杯预选赛，但属于同一个国家。

德国对阵库拉索，或多或少有点德国对阵荷兰的感觉。库拉索的荷兰主教练阿德沃卡特已经78岁高龄，是本届世界杯最年长的主帅，也是世界杯历史上年龄最大的主帅。阿德沃卡特是荷兰参加1994年美国世界杯时的主帅，当时的荷兰队长科曼成为本届世界杯的荷兰主帅。

阿德沃卡特在面对德国时情绪激动，因为荷兰和德国是世界杯赛场的死敌球队。1974年世界杯决赛，荷兰明星前锋克鲁伊夫引领风靡全球的全攻全守，却以1比2负于更加务实的德国。到了1990世界杯，两支死敌球队在1/8决赛相遇，当时荷兰拥有三剑客范巴斯滕、古利特、里杰卡尔德。荷兰球员情绪却失控了，发生里杰卡尔德对德国前锋沃勒尔的吐口水事件，里杰卡尔德和沃勒尔在第22分钟双双被红牌罚下。德国再次以2比1战胜荷兰，科曼在临近终场时主罚点球扳回一球。

在那两次战胜荷兰的比赛，德国都最终夺得世界杯冠军。此番遇到“荷兰二队”库拉索，虽然只是小组赛，德国也期待一个箭头，打出7比1的大比分。老帅阿德沃卡特再有经验，也无法抵挡德国的攻势。

至于荷兰主帅科曼，32年前是荷兰参加美国世界杯的队长，如今指挥荷兰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再次犯了临场指挥极度保守的老毛病。科曼执教西

甲豪门巴塞罗那的时候经常受到批评，他的换人决策往往是“自废武功”。

6月14日对阵日本的小组赛中，荷兰在2比1领先日本的情况下，科曼连续换下前场反击爆点，主动回收防守，最终被日本扳平比分。科曼的临场指挥槽点很多，他赛后仅获评4分(满分10分)。

荷兰被誉为世界杯无冕之王，三次进入决赛都获得亚军，是没有夺冠球队中进入世界杯决赛次数最多的球队。在本届世界杯开始前，荷兰被德国经济学家克莱门特通过GDP数据模型预测将夺得美加墨世界杯冠军。这不是德国人调侃死敌荷兰，而是专家很严谨的预测。过去三届世界杯，克莱门特分别准确预测命中冠军得主德国、法国、阿根廷，他研究的重点不是球员状态或者教练战术，而是用宏观数据建模，建模核心参数包括人均GDP、人口、年均气温、FIFA排名、历史大赛数据，再加上随机幸运系数。荷兰已经在1974年、1978年、2010年三次获得世界杯亚军，按照“三次亚军必夺一冠”的数据规律，模型运气权重倾向无冕之王打破魔咒。

荷兰长期主打攻势足球，可惜这些年的人才培养出现问题，克鲁伊夫、范巴斯滕、范佩西、罗本级别的进攻型球员越来越少，锋线的草根型球员居多。就凭这支荷兰锋线球员把握得分机会的能力，以及科曼的临场指挥水平，橙衣军团在本届世界杯似乎很难被真正看好。

不仅前荷兰主帅阿德沃卡特在执教库拉索，前荷兰名帅希丁克和前荷兰明星中锋克鲁伊维特也都执教过库拉索。可是库拉索足球资源极为有限，荷兰要想重现攻势足球的辉煌，还是要改善自己的人才培养体系。

加勒比岛屿库拉索：

蓝色海浪，亦载江门乡愁

羊城晚报记者 吕航

北京时间6月15日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至今最悬殊的终场比分诞生——德国队以7比1大胜库拉索队，这是德国队在世界杯赛场第四次单场攻入7球以上。尽管比赛赛果堪称“惨烈”，但这场比赛对于库拉索而言，意味着一个比90分钟漫长得多的故事——一个只有444平方公里、15.6万人的加勒比海岛屿，以一颗进球让全世界记住了它的名字。

加勒比海上的文化熔炉

库拉索位于加勒比海南部，距离委内瑞拉海岸仅数十公里，是荷兰王国的自治领土。首府威廉斯塔德拥有被誉为加勒比最美丽的城市景观，艾玛王后浮桥连接着糖果色的历史建筑群，建筑兼具西班牙与荷兰两种风格。

这片土地的历史层层叠叠，写满了被殖民的血泪与重生的力量。1499年，西班牙殖民者登陆；1634年，荷兰西印度公司赶走西班牙人；1863年荷兰废奴后，库拉索陷入贫困，直到20世纪石油业的兴起才改变命运。如今旅游业取代炼油业，成为“甜蜜的库拉索”的主打产业。

这座岛有15.6万常住人口，超过50个民族和平共处。居民大部分是加勒比黑人，同时融合了欧洲、北美、非洲、亚洲以及加勒比多种文化。当地人能自如地在帕皮阿门托语(一种流行于加勒比海荷属属岛屿的克里奥尔语)、荷兰语、英语和西班牙语之间切换。

“荷兰二队”这样炼成

翻开库拉索队的26人世界杯大名单，26名球员中，有25人出生于荷

兰。唯一在库拉索本土出生的是华裔前锋陈达毅，而他也在7岁时随家人移居荷兰，在荷甲豪门费耶诺德俱乐部的青训体系里逐渐成长。

这正是“荷兰二队”称号的真正由来。2010年荷属安的列斯群岛解体后，库拉索成为荷兰王国内的自治领土，虽远在加勒比，仍与荷兰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居民都持荷兰护照。2015年，荷兰足球名宿克鲁伊维特执教库拉索，开始系统招募拥有库拉索血统的荷兰职业球员，组建起一支具备欧洲战术素养的球队。此后，雷姆科·比森蒂尼、古斯·希丁克等荷兰教头相继接手，直至本届世界杯的78岁老帅迪克·阿德沃卡特——1994年荷兰队世界杯主帅——带领这座小岛历史性闯入决赛圈。

这支球队中的大部分球员都成长于荷兰青训体系，8名主力效力于荷甲联赛，90%以上球员出自阿贾克斯和埃因霍温等荷甲豪门青训。荷兰足球的人才竞争太过激烈，通向“橙色军团”的道路拥挤异常，库拉索队就成了他们实现世界杯梦想的通道。

因此，这支球队拥有两种气质：一种是加勒比海岛的热情、速度和即兴感，另一种是荷兰足球体系带来的技术、纪律和战术素养。首战面对日耳曼战车，库拉索依然敢于与对手对攻，并在第21分钟由科梅嫩西打入队史世界杯首球。

万里外的江门血脉

如果说荷兰人是库拉索足球的骨架，那么华人则是库拉索社区的重要血脉之一。

目前，库拉索约有7000名华人，占总人口约4.4%，这一比例在南美洲

相对较高。其中90%以上来自广东江门地区，尤其是恩平和台山。这一来源的高度集中性，在其他地区较为罕见——与苏里南等地有客家人、广府人和福建人等不同，库拉索的华人几乎是“清一色”的江门乡亲。

华人在库拉索的经商史已逾百年。1899年，台山冲葵磨刀水村的容儒乘从加拿大修铁路的劳作期满回国途中，在库拉索毅然下船，成为有据可查的第一代库拉索华人。他先在洗衣店打工，省吃俭用12年后积蓄了一笔财富回到家乡。年近六旬时，他再次返回库拉索，自己开店经商，把儿子们也接来相助。

容儒乘一家的故事是众多库拉索华侨出海经历的缩影。20世纪初起，更多华人从江门陆续迁居至此，华人涉足的行业从最初的洗衣店、餐馆逐渐拓展到杂货店、超市、五金店等多个领域。在约16万人口的库拉索，华人开出了350多家中餐馆，巧妙融合荷兰加勒比风味与中式烹饪，成为当地经济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

在足球队中，华裔的身影同样闪亮。前锋陈达毅是第四代华裔，其外曾祖父从广东新会远渡重洋抵达库拉索。陈达毅是库拉索全队中唯一出生在库拉索本土的球员，身价450万欧元也是全队最高。职业生涯中，陈达毅曾效力英冠的伯明翰、卢顿等队，并随卢顿征战过一个赛季的英超。本赛季，陈达毅效力于英冠谢菲尔德联队，出场16次，其中6次首发，贡献1次助攻。

事实上，陈达毅也曾考虑过加入中国队。2025年1月，他通过经纪人公开表达愿意为中国男足效力。但由于国际足联规则，对球员代表资格的认定需为三代以内直系血亲，而陈达毅属于第四代华裔。此外，认定流程



6月14日，库拉索队球员陈达毅在比赛中 新华社发

需由国内俱乐部发起推动，而陈达毅的职业生涯完全在欧洲。在等待数月无果后，陈达毅于2025年8月完成会籍转换，正式加入库拉索队。

2026世界杯小组赛还在进行首轮争夺，库拉索的世界杯故事仍在上演。尽管444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没有一座职业足球场，但随着完成世界杯首秀、打进世界杯首球，加勒比岛屿库拉索已经赢得了世界目光，这股从加勒比海吹来的蓝色海浪，将在世界杯的版图上留下属于它的印记。



在三沙，见到真正的海

□塞王

有些地方也许此生只能去一次，比如海南岛的三沙。所以在那里的每分钟都很珍贵。

飞机在永兴机场降落，广播里说，这里的生态脆弱，旅客们要多加呵护。

我在东莞虎门沙角炮台见过大海，海浪把断藻拍到岸边，卷起白色的泡沫。在深圳大梅沙的近海，人们赤脚下水，玩着松软的细沙，海水透亮，无色，远望有粼粼波光。在大亚湾，海，于我只是露天的泳池，迎面扑来的只有欢笑和逝去的时光。只有在三沙，我才意识到，我见到了真正的海。

在从永兴岛开往赵述岛的快艇上看海，它是蓝色的兽，起伏着，像是从很远的地方跑到那里成了海，蹲在那里，蓄足了摧毁一切的暴力。无风，先是看到融融的粉蓝，渗了绿，很快，它像是增强了力度，深蓝起来。我觉得用玉比喻它无法展现它天空般的辽阔，那样的深蓝纯净得没有一丝渣滓，一个庞大的整体，同一种物质，那么彻底。如果能切开它，它的切面一定是光滑的，锋利的，冰晶一样的质地。海的深处，那是一种深蓝，暗中掺了黑，但它依然不混浊，深沉的蓝黑，整个大海像是固体，我们的艇像是快速犁着波浪前行。

我听见当粉蓝驶向深蓝，再从深蓝

驶向深蓝的某个瞬间，前行的艇发出咔嚓的声音，像是碾过台阶一样。

这是可怕的。海是深渊，钢锯一样的浪翻卷开，我们跟吊在悬崖峭壁没有任何区别。我意识到，真正的海，是隔绝，是以你自己为中心的绝壁。

这多像生存的场。每一个人都在深海里泅渡，我看到很多仙侠剧有这样的设定，主人公在潜意识里进入了另一个空间，叫做气海，其主体就是大海，绝对的深蓝，绝对的孤独与困境，它把人如何面对自己的困境设在了大海深处。我见到的这片海，钢铁般的蓝，绝境，置身其中，恍如历经另一个空间的意志测试，我看见了——一个牛马为了活着疲于奔命。

上岸后，清冽的浅水边，用脚尖去试探，水竟是热的。我从未感受过流动的热度。心中纳闷，不知其所以然。

夜晚，仰望星空，星群缓缓移去，整个银河像是俯下身来将我盖住。多年没有见过这样的星空了，空气纯净得可以畅饮。它多像白天看到的大海啊，现在大海就在天上，澄澈的屋顶，在头的正上方，大海，是天地的总和。

一大早，独自一人沿环岛路散步。赵述岛小到沿着环岛路行走就能感知它的全部轮廓，它就是一个圆形。当一

个人能感知一块陆地的轮廓的时候，岛的概念就会异常清晰。

满眼的绿色。据说，这里的土壤是驻岛人员从外面运到这里的，椰子树也比别处的矮，大概是因为只能浅栽的缘故吧。但每一棵皆硕果累累，我才知道，椰子是战略物资，它是淡水的重要补给。原来在海南，椰子也不便宜，甚至不比广东便宜。它那咸甜的口感，淡淡的酸臭味很令人欲罢不能。

草海桐是离海水最近的植物。我环顾了一下，它是这个小岛覆盖率最高的绿植。桐，在我的印象里是高大的乔木，可眼前的草海桐是灌木型的，可它为何要叫桐？我在岛上见过叶片肥大的粗壮的抗风桐，第一眼见到它，以为是琴叶榕。与抗风桐相似的是海岸桐，我完全分不出它们的区别在哪里。好在，它们皆高大繁茂，像撑开的巨伞，油亮的大叶子，当得起一个“桐”字。草海桐就栽在粗粗的黄土上，可能是有人人工浇的水，土都板结了，但丝毫丝毫没有影响它的绿意盎然，大片大片的新栽苗正昂首向上，向上。在干旱重盐的小岛，所有的植物都担负着固土防风的使命。即使是18级台风，也无法摧折一棵椰子树，它的树干柔韧得像弹簧一样。

一只白色的鹭鸟缓缓地在不远处

的银毛树丛中飞起，孤单的一只，它飞得很低，很快就落在栽满水芭花的绿化带上，它跟我一样，享受这美好的清晨。

海边泊着几条小木船，漆成深蓝色或蓝绿色，远看，有一种油画的质感。往下走，来到水边，能看见小螃蟹们慌张地奔跑，我轻轻握住一个，它无助地划着脚，我松开，它就钻进石缝里。阳光炙热起来，我站起身，眼前的大海有一种宁静的美，阳光的碎钻铺在海面上，闪闪烁烁。

渔民居住的两层小楼连成一片，风格很像骑楼。渔民自己栽种蔬菜、瓜果。一路走来，遇到不少村民，我们相视一笑，点点头，不說什麼。女性大多戴着一顶尖尖的斗笠，还裹着蓝花头巾，匆匆一瞥，让人眼前一亮。她们把这个岛的气质穿在了身上。有了人的居住，岛上就有人间的烟火气。

不到一小时，我走完了环岛路。那块插进大海深处的礁石上刻着红色的“祖国万岁”，此时此刻，不喧哗，不嬉笑，突然就有了某种敬重。阳光噼啪作响。久久地注视着这四个大字，一遍又一遍，它和你在任何其他地方看到的感受都不同。

站在大礁石的高处，脚下是喧嚣的海浪，迎着风，眺望远方，就像站在一艘行驶的巨轮上，我向着阳光伸开双臂。

不辞长作粤西人

□古德英

久居羊城的我，经常会收到来自故乡的特产。夏季，经常收到的是荔枝。

我家在粤西，隔邻是茂名高州根子镇，那里有全国种植面积最大、历史最悠久、保存最完好、老荔枝树最多、品种最齐全的古荔园。园中树龄超过500年老荔枝树有39棵，约1300年以上的有9棵，其中最老树龄1380年。这些古荔枝树，是荔枝历史的活化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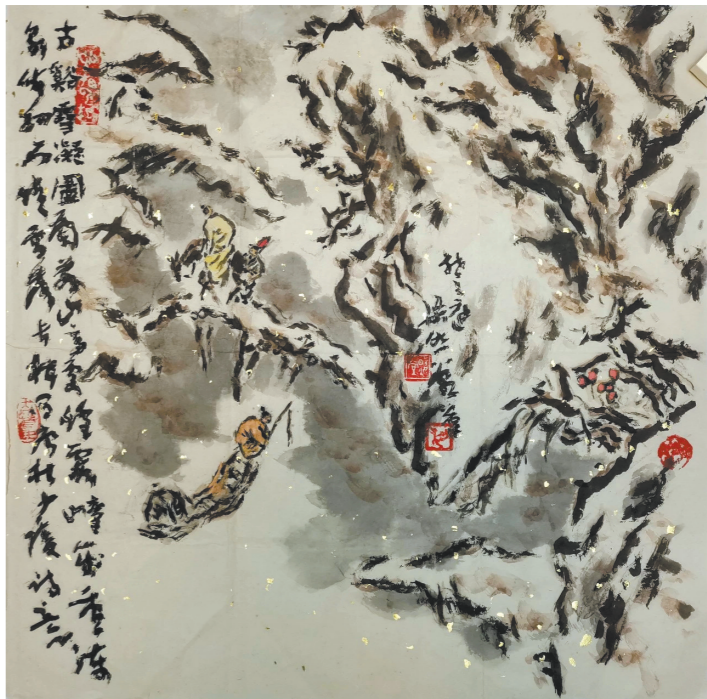
据考证，粤西在秦汉初已产荔枝，粤西栽培荔枝已有2200年以上的历史。《西京杂记》记载，早在西汉初年，南越王赵佗(约公元前240年—公元前137年)就将茂名荔枝作为岭南珍品向汉高祖进贡。1400多年前，粤西不仅栽培荔枝，还出现了荔枝圩，即进行荔枝交易的小集市。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说：“妃欲得生荔枝，岁命岭南驰驿致之。”杜甫在

《病橘》一诗中：“忆昔南海使，奔腾献荔枝。百马死山谷，至今耆旧悲。”这些史料都证明贵妃荔枝来自粤西。

粤西荔枝果色鲜艳、果大核小、肉质爽脆，品种繁多，三月红、圆枝、黑叶、淮枝、桂味、糯米糍、元红、兰竹、陈紫、挂绿、水晶球、妃子笑、白糖罽、大红袍、楠木叶、青皮、雪怀子、仙进奉，一个个名字言简意赅，朗朗上口。

当下，信步走在粤西乡间蜿蜒的山路上或土坡边，总能遇见荔枝树。有时是几棵老荔枝树，树干斑驳，寂立于村前山后或农舍之间。有时是成片的荔枝林，一棵连一棵，绿油油披满山坡，黑夜看去，像一重重黑黝黝的小山。夏日，惟见荔色浸染层林，千山含翠，万岭流丹，累累果实压弯枝头。

苏轼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而我何尝不想说：“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粤西人。”



古韵雪凝图(国画)

□梁照堂

新诗台 世界杯

□杨克

四年一次，地球把心脏挖出来
交给一只滚动的球
交给草地、灯光、呐喊
交给那些奔跑肺部发亮的人

今夜，世界没有边境
只有中线、禁区、球门
只有一双脚
把贫民区、港口、街巷
把尘土球场上少年的梦
一脚踢向星空

看台像海
不同语言在同一秒钟爆炸
“进了！”
这一声
比翻译更快
比闪电更准

有人摔倒
有人把泪水咽进喉咙
有人在最后一分钟
把命运挑过守门员的指尖

让整个国家
从深夜里站起来

足球是滚烫的太阳
是十一颗心
对抗十一颗心
是人类用汗水写下的
最短的史诗

终场哨响
胜利者跪向天空

失败者抱住失败者
世界忽然安静了一秒

随即，掌声口哨呼喊眼泪
像潮水归来

我们爱世界杯
不是只爱冠军
更爱那一刻——
替千万个人
一个人拼尽全力